

唯一步進的大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發行



每册售價一角五分 No. 71 30. 8. 14. 第十七期 第一卷

美海軍作戰論

馮

「本文作者為美國一位著名之軍事評論家，伊就現在美海軍力，所推斷之結果，認為兩洋作戰絕不可能，且力言美艦隊有特別強化耐航性之必要。本文確可間接有助於吾人對美海軍之一般情況之瞭解。」

◇美海軍作戰與護送船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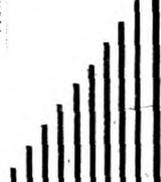
所謂海戰之機械化，已與世紀之更迭而同時實現。由海軍兵器之愈激變化，為使用這些兵器之戰略，亦有重新規定之必要。在納爾遜時代，軍艦，在本質上，祇是裝載着為風推進之大砲的帆船。當時，軍艦之速度，為風力所限，故海戰亦僅以軍艦與敵決戰，是比較單純。

然機械化，使軍艦所特有之特徵，發展為船體能擔負之重量的競爭。各國均以其地理的特殊性，開始建設其海軍。例如有一年之中有四個月結冰之港灣的俄國，不得不將其重點，置於軍艦之碎冰船首上，荷蘭，因為在熱帶地方，其巡洋艦之甲板與甲板之間隔，高而又必須施以特別之通風裝置。

實際，各國海軍，均係以其各自之特定領域，能得到最有效之行動為標準而建造。故今日之戰略，應首先注意到彼我海軍之特長。

而美國海軍，在依據現下重要任務來建築的一點上，有着與現下美海軍當前的戰略問題相關的重大性。目前的戰略問題，即係開放英補給路之北大西洋的問題。此者，並非專門的美海軍問題，是由武器貸與法案，美國所擔負着的重大問題。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之全面援助，在理論上就不能成立。所以其補給之防衛，美國是必須與以最重要之援助的。易言之，護送船團，是一個全面的問題。而護送船團，絕不像過去帆船時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對商船僅附以護衛艦那樣簡單。

飛機與大量之潛水艦，在距離英國海岸四百哩之外海上，已擴出完全新的行動範圍。德國之潛水艦，轟炸機，在這方面，能任意攻擊。如果想在這一方面，施以有效之防衛，捕捉攻擊最力之潛水艦，是最必要的一件工作。此中第一要件，即必須使商船不離開護衛艦之砲彈所能達到的範圍以外。護衛艦當然需要有高射砲。如此，才能擊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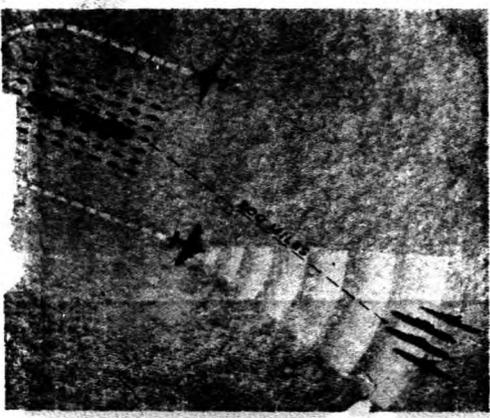
沈敵人的快速艇及不得不浮出海面之潛水艦。至商船護送船，在其性質上，快速力並不需要，平均時速十哩即可。耐航性亦不十分必要。然美國海軍，現在還沒有護送用之軍艦。最接近於護送艦之特質的軍艦，即驅逐艦。不過其耐航性，快速力，水雷，大砲等，以之充護送艦，都沒有任何效用。如以美國護送與英國一百六十隻之驅逐艦來計算，與英國合計起來，僅四百隻，以此來對付德國。一百八十隻，實行海洋護送，的確尚不充分。對此問題，由建造科登特型驅逐艦，可得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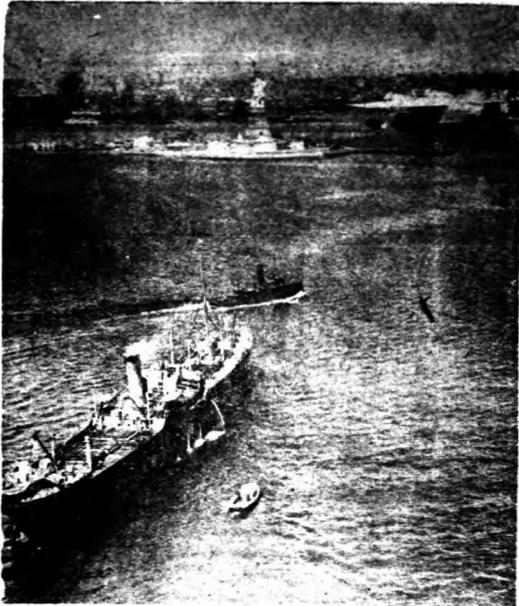
◇重視耐航性之美海軍

然而由美國海岸越過大西洋，在距離英海岸八百乃至一千哩之遠洋上，德國之水上襲擊艦，正好發揮其威力。對此，英國卻沒有有效的解答。因此美海軍，於此海面上不得不配備「俄馬哈級」輕巡十隻及「澳大利亞」級重巡八隻，這些是具有世界有數之耐航性的軍艦。在此遠洋護航行動中間，尚有約六百哩之所謂「薄明」水域，在此水域中，不具水上襲擊艦，即有耐航性之八百噸及七百噸之潛水艦隊，亦可由長距離偵察機，誘導前來襲擊。因而於此水域中，尚需要有一較「科威特」型驅逐艦更強之護送艦。

諾克斯海長，曾聲明由護送艦隊而打破美國海軍力的均衡之事，絕對不允許。這自然有相當之理由，因美國海軍，如無大多數驅逐艦，於其領海內，即不能發揮其戰略之機能。美國艦隊之責任，在防衛本國經濟生活上必要物資之補給路。以戰略上來說，美國艦隊之使命，乃在防止對美國領土敵對行為於未然。可是美國並不像英國在地球上，到處都

左上方為護送船團之方，之價值現發現護送船團，即後，無用電報告之理百之外潛水艦，來前，





，大家奧如跑西通南
○「運西的榮光」是說竟

友吾

(3)

有海軍基地。所以美國軍艦，爲了戰略的必要，必須將其重點特別放在耐航性上。

再有美國之渡洋作戰，必然的要加強防禦的特徵。即美國之軍艦，能忍耐於任何敵人之猛攻。事實上，美國軍艦之行動半徑及裝甲，堪稱世界無比。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國主力艦之速度，却遠不及他國之主要艦。(美國戰艦之速度，平均二〇、三哩，英國戰艦二六、一哩，法國戰艦二五、五哩，德國戰艦二八、五哩，日本戰艦二〇、二哩)所以比較的，更適宜於防守。

◇美國海軍之渡洋作戰

然而美國之軍艦，戰略之速度，絕對不缺，美國軍艦，遇必要時，與他國軍艦同樣，也能到達二千哩以外之遠洋。尤其是外國驅逐艦，大體都是備有五個或八個魚雷管，美國驅逐艦有十個或十二個以及十六個魚雷發射管。美國巡洋艦也裝備有最大，最強的裝甲及最大之發射火力。總之，美國海軍，現正繼續有效於渡洋作戰之建造中。然而如果多數之驅逐艦，由海軍編成莫分艦，美國海軍一失其均衡，則本來之渡洋作戰，即不可能。艦隊司令官，認爲戰鬥艦一隻，至少需要六隻驅逐艦。因之，以美國現有十七隻戰鬥艦計，即需要

本年三月七日自英國出發，包含三十八艘船隻之艦隊，航行至北大西洋時，爲德國潛艇隊所襲擊，其中之英貨船「帝國特貨」號，據報告謂已被擊沉，惟三日後突發現於紐約港外，圖爲一帝國特貨一號受美海軍保護入港之狀。

一百零八隻驅逐艦，如再除去有獨立任務及修理中之驅逐艦，則由現有之一百六十隻之驅逐艦中，能分配到大西洋上護送船團裏的，爲數至微了。不待言，如從一洋上來說，是沒有問題，可是美國現所考慮的，是西太平洋兩洋之同時作戰。實際，兩方面比較起來，美國軍艦勢必先從事於與弱者戰。因爲先向弱者作戰，是一個致勝的政策。希特勒之先攻取波蘭，而後使法國屈服，即係明例。故美國之兩洋同時作戰當無實現可能。一般人有意惑於美軍艦進射於新嘉坡者，實際進射新嘉坡，只能於太平洋上發生戰事時，實行通商破壞戰，其於整個戰略，將毫無效果之可言。

◇美國戰略家之古惱

在如斯一九一四年美海軍戰略問題中，還有一個最緊要的問題，即南大西洋問題。此問題，實際上也許不能發生，然英國若一旦敗北，此問題所絕不能漠視之問題。在北太平洋上，美國之困難，可減少，然由於編制國家之勝利，進而奪取直布羅陀，以納耳塔爲基地，且威脅於由西南方向河上可設水上飛行基地，即在亞馬遜沿岸亦可設陸軍基地，足能威脅巴拿馬之戰略，必須以海軍力，阻止敵人於巴西沿岸之建築空軍根據地。

總之，美國軍艦必須由如特里尼達之遠距離，實行警備巡航。因之如英國敗北及直布羅陀陷落時，在大西洋兩洋上，同時要求增大戰鬥艦，驅逐艦，巡洋艦之結果，美國海軍戰略，則背負着可驚的負擔。所以支配美國海軍政策的人們，大概一定要在南中國海與南大西洋二者中，放棄其一吧！

吾友

第一卷第七十一期

卅年八月十四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自克里特島敗退，疲憊不堪之英派遣軍(封面)
美國海軍作戰論
今後之新嘉坡
泰戈爾與許地山的死
依雲談天
叢狗洞與跳龍門
吵嘴
我是河堤的磨石
生活在夏日的香山裏
一段接不上的時間
家庭生活的藝術(二十二)
烏魯夫號歷險記(七)

友聲

(4)



今後之新嘉坡

明。

▲狂奔於軍備

英國遠東軍總司令官，最近反覆廣播着：「印度兵來了一萬，澳洲兵來了七千，新嘉坡之防衛力，愈益增強，森林他海軍根據地，進攻不落……」。英國人，有很多確實因此而安心。混血兒，印度人及中國人之下級官吏們，仍深信英美之最後勝利。多數人也都認為德國雖強，然由財力之結果，德義樞軸側，終必屈服於英美。

新嘉坡根據地之裝備，確實是相當有力。由根據地入口查基開始，到處安裝着十八吋大砲。最近於全島上，更張開了二層三層的鐵條網。空軍，近來亦非常充實。森林他基地以外，於加蘭民間飛行場上，亦積極建築空軍飛行隊之兵舍，日夜實行着猛烈之練習飛行。由泰國與法印問題之發生後，約一百五十架，移駐於泰伊與馬來之國境。多數精銳機亦繼續派遺至近東北非方面，因而空軍一時陷於無力之境地，然自去秋以來，因美國機之增援，面目遂為之一新。駐屯軍亦日見增加，平時兵力僅七千，現已增至四萬，且更繼續增加，據云目前增加至十萬——二十萬。不過澳洲兵是不待言的了，即印度兵，最近來的，也都是未教育兵，在此地施以三四個月之猛訓練後，仍繼續向南非，蘇彝士方面輸送。所以所說駐屯軍兵力之增加，現在說起來，還是有名而無實。

英國，本來就是一個宣傳國家。所以當新兵到來的時候，使之乘二三十輛軍用汽車，在市內急馳，藉以振作人民的精神。然而訓練完了往外輸送的軍隊，却在夜裏實行，使市民只看到增加，看不到減退，因而之心平氣和，認為新市無虞。

▲反英之印度兵

駐屯軍裏三分之二是印度兵，三分之一是英兵，於危急時，印度兵究竟不能十分可靠。尤其是最近英國的威信，似逐漸減退。印度兵之反亂與工人之同盟罷工，時有所聞。因為他們由所看到之挪威敗退及丹刺克德敗之電影，自然會得到莫明之刺激。因此而使僑居之英人，愈發不安，由此可推知其所以廣播新嘉坡防衛充分之原因。

以前，印度兵不編入機關鎗隊及機械化部隊，最近因人力之不足，此種事實，已不存在，高射砲隊，機械化部隊，到處印度兵都佔有三分之一之勢力，誠無怪於英人有所恐怖。

▲徒有虛名之海軍力

英軍司令官，更屢次廣播着馬來兵對野戰，如何之勇敢……實際，無論其對泰國或日本，如發動戰爭時，馬來兵們的態度，也絕不可靠。同時前此之馬來兵，向無訓練，為世界上有名之玩具軍隊，待國際情勢緊迫之際，始不得已，於近年來，編成新式部隊，配備在新嘉坡與北部馬來。當泰國與法印問題，緊張期，此馬來兵，續有逃亡，故過必要時，對於

▲美國之前進基地

英美共同防衛新嘉坡軍港，已屢經喧嚷，據最近之報道，美國有力之艦隊，已於新嘉坡入港，實際，新嘉坡與美國，自去秋以來，即已走上了真正合作之途。飛機，戰車等，由英本國不能供給之今日，其補給，唯有賴於美國，這是當然的事實。因此，與其說，新嘉坡是英海軍之根據地，則不如說是美國之前進根據地為恰當。

英國，直至今日，依然反覆聲明繼續援助重慶政府。然英國之援助重慶，僅能使用一條軸向公路，至其物資與軍需品之補給，全部皆仰給於美國。所以美國在馬尼刺設有援助重慶之運輸機關，當然新嘉坡是一個要點，也是日這方面來觀察，新嘉坡與美國之交涉，也是日趨於緊密化，當無疑義。

然而無論馬尼刺，香港，荷印，新嘉坡，仰光間，有何如之協力，以現下由海軍力增強，不足以應付緊急事態之精勢觀之，其所仰賴者，除空軍充實以外，別無他途。故今後之新嘉坡，英人自己已無能防衛之自信，勢必完全的倚靠於美國。

此種兵，當無何可期待。

在馬來住着的英人，最感不安者，除馬來兵之不可靠外，即海軍力之不足。在戰前，英國之東洋艦隊，備以伊克魯號航空母艦一隻及一萬噸級巡洋艦三隻為主力。所謂澳洲及印度艦隊，亦僅有幾隻，而且一雙戰鬥艦也沒有，如與有力之日本艦隊相遇，其勝負自可立判。所以海軍根據地之裝備，無論其如何之完備，如果沒有軍艦，將毫無意義之可言。自中國事變以來，新嘉坡防衛強化問題，曾有多次之討論，第一次曾加入荷印代表，召集新嘉坡，香港，澳洲，印度之各艦隊司令官，協議於新嘉坡共同防衛，歐戰後更有法印與美國之代表參加。

友誼

(5)



世界一週

☆資金之凍結

日本與法屬印度支那成立協定後，日本軍隊即向該地漸漸移動，英美亦立即發表聲明，凍結日華兩國在英美之資金。日本爲對抗計，東京、新加坡、南京、北京亦採取同樣措施。

由各方面所傳出之消息，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洲、印度，及其他英屬各領亦行凍結日華兩國資金。英國政府於凍結資金之同時，通告日本政府謂「商業與航海條約」將於一年後停止實行。逃亡於英國之荷蘭政府，比利時政府，及其他英國操縱下之小國對日本亦採取同樣步驟。逃亡於英國之各國政府中，荷蘭政府之態度殊堪重視，因荷蘭印度仍在其直接轄制之下。

由於資金凍結之結果，全世界經濟均發生紊亂現象。但資金凍結之意義並非是凍結國與被凍結國之間的商業完全停止。目前美國官方對於生絲供給問題已感到十分躊躇。美國絲織工業對於羅斯福之措置未有任何準備，故目前絲織工廠及公司紛紛自市場退出股份。至於美國絲織工業界所久已盛傳的「耐綫」(Nivon)仍無法代替絲織品。

☆遠東之近狀

日軍開始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後不久，駐守桂林之中國軍隊第四軍之一部奉命向南移動，迫近中法邊境。另一部保衛緬甸公路之大批中國軍隊約計八萬八千人，奉命向西移動，迫近雲南與緬甸之邊境。

與此同時，美國艦隊自夏威夷之珍珠港出

發，目的地不明。最近報告謂美艦隊或向遠東出發，但仍未確悉其目的地。美國在太平洋上之種種備戰，由美政府設立遠東司令部之一事可以表明。遠東軍之總司令部將設於菲律賓，其中所包括之陸軍將由美國前陸軍參謀總長馬肯亞舍爾將軍所指揮。

美國在遠東之大部分軍隊均駐守於菲律賓，其中包括美國正式軍隊七萬五千人，少數菲律賓軍隊，以及數約十五萬人之後備軍。上月，馬尼刺舉行防空演習之後，聞最近再將舉行大規模之防空演習。

最近，據聞美國政府派遣飛機及航空員以保護緬甸公路。重慶政府亦行派遣代表官員前往仰光，接收首批運到之美國戰鬥機。此外，日本飛機於最近轟炸重慶時，有數枚炸彈傷及美國砲艦「Telford」號，但未傷人。美國政府遂而向日本提出抗議，謂該砲艦係停泊於長江中之所謂安全區。關於此事雙方正在交涉中。

☆倫敦人民的死傷數目

英國政府最近將倫敦人民死傷之數目字公告發表。自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一年七月止，因空襲而致命者爲四一，九〇〇人，受傷者五二，六七八人。此係根據各醫院之報告而統計者。其他受傷或死亡之數目而未經醫院紀錄者，尚不在內。

由以上死傷數目字看來，現代戰爭乃係全體戰爭，不分前線與後方，軍隊與人民屬於同一戰線之上。雙方之空軍轟炸雖以軍事目標爲鵠的，但人民之死傷者仍不計其數。倘若詳細

統計各交戰國人民及軍隊之死傷數目，可知穿着制服之軍人與穿着便衣之人民隨時隨地皆有受傷或死亡之可能。在空軍轟炸之下，所謂軍事目標者，僅係一籠統含混之名詞而已。凡與戰爭直接或間接有關之發電廠、船塢、鐵路，及其他供給作戰物品之工廠及運輸機關均包括於「軍事目標」一名詞之內。此次歐戰結束後，世界如不能長久保持和平，在將來的戰爭中，人民與非戰鬥員毫無獨享安全之理。因之，在戰後的世界中，世界各大城市之警備計劃必定包括地下室，避難室，儲藏室等，以備將來戰爭爆發時人民躲避之用。

「徵友信集」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

「徵友信集」指導你怎樣去獲得未相識朋友的友情

「徵友信集」出版了！

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份！
有熱情，有真誠，有坦白的自訴，有友情的安慰和學識的砥礪！
是一部最適合青年男女需要的，時代的新讀物！

彩色封皮，印刷精美，每冊一元，外埠加郵。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友吾

(6)



像這爾戈泰

這幾天接二連三的噩耗，紛至沓來：八十歲的老詩翁泰戈爾和將近半百的許地山先生，在本月四日和七日，相繼羽化而登仙了。在這劉拔弩張，鎗林彈雨，舉世烏烟瘴氣，天下紛紛大亂的時候，這一老一少，蘭摧玉折，澹然長逝了。我們這世界上，本來容不下許多好人，他們都是老早就該撒手歸去的。泰戈爾雖然多活了幾十年，却是過了多半世的亡國生涯。天底下沒有好人走的路。這個地球上的生物，離着文化的境界，還差得遠呢。他們去了，也是應該的。

或以爲此二人不當相提並論，因爲泰戈爾的資格，修養，名聲，聲望，和年歲，比許地山的，都大得多。這話不錯。然而他們乃是同類，他們彼此的理想，抱負，氣質，風度，全是一樣。他們是沙漠地上的同路者，向着同一的目標而行。泰戈爾若是靈活的泉水，許地山就是其中的湍流；許地山好比一顆金鋼鑽，泰戈爾就是一塊大鑽石。二人所差，不過一個是八十年的修練，一個是四十八年的修練，只差那三十年的道行而已。

這一老一少是兩個人間之端。他們與耶，佛，老，孔等等，都是亞洲之光。他們如今，不約而同，前後僅距三日，離開我們而去了。關於許地山先生，我在實報附刊上已說了些話，暫時不想再說：如今單就泰戈爾再說幾句話；況且談泰戈爾，也就是談許地山了。

泰戈爾生於弱小民族的印度，他的思想是從印度原有的婆羅門教與佛教的教義上又融合了基督教與西洋哲學意識而成的，有東西文明調和的意味。他崇拜「自然」而求精神的解放，能澈底了解人生的價值，超越世界一切物質的束縛，而生活在充滿的靈力之中。所以他所作的詩歌，都是憂「眞與愛」(美)的感情之表現。他所竭力提倡的是精神

有感於泰戈爾

和許地山的死

沈耳

生活，主張個人與宇宙調和在一起，來培養精神生活，才不致於作物質的奴隸。但是要達到個人與宇宙和諧的境界，必須使自我解脫，以求「真自我」。欲發現「真自我」，必在「愛」裏下工夫。「愛」能滲透一切，融和萬物。沒有「愛」就沒有「同情」，那麼作人的根本就消失了。總而言之，人生必得有「愛」，才有意義。所以他的哲學，可以說是以「愛」爲歸宿。向來傳爲厭世思想的印度精神，他在這上邊給加上了進化論的新解釋，而鼓吹入世愛世的主義。所以他是一個絕對讚美人生，而不是厭惡人生的人。

可是他的人民太平氣，太沒出息，不團結，不合作(不是甘地的對外不合作，是在內部自己的不合作)，在社會裏分着嚴格的等級，於是他的祖國滅亡了。他空口念空詩，用一般人認爲是老生常談的博愛精神，是到底敵不住英國人的鎗炮的。所以有些人會蔑視他，說他「反對物質文明」的主義是無濟於事，是自取敗亡。上次歐戰之後，他雖親身到英國去爲印度人民講求自由，也無效果。但是他和甘地始終信仰他們自己的博愛主義，領導着印度民衆，在暗中和侵略者對抗。他們相信他們終有勝利的一天。他現在雖忽然而逝，但是他的精神是不會隨他而終的。因爲他把他的工作，已經完成。現在的印度，沒他也行。咱們也許會看見他的博愛主義戰勝了英國科學利器的那一天。

這不是說泰戈爾能用武力來戰勝英國，我想印度的武力，也經永遠不會勝過英國。這是說等英國。受了嚴重教訓之後，他們就會低首於泰戈爾的精神之下，那才是泰戈爾真正的勝利呢。在歷史上，基督教手無寸鐵的博愛主義，和古羅馬帝國的窮兵黷武，兩相抗爭的結果

性知識的演進

Winfield Scott Pugh 醫師著
山 譯

幾千年來人類都在努力着要解決生殖的秘密

自有人類以來，人就在探求他本身的來源。幾乎在每一個家庭裏面，小孩子所問的第一件事是：「媽媽，我是從那裏來的？」回答是：「你是由一隻仙鶴帶來的，」或者「你是從空樹裏面拔着的，」在湖底摸着的，或諸如此類的荒誕之詞。

有一位著名的德國醫生述說過下面這樣一段有趣的經驗：有一個三歲的孩子，是柏林一個脚行的兒子，他也問過這種照例的問題，聽見過那種照例的答覆，有一天他忽然對他母親說：「現在我知道了，小孩子是從母親肚子裏出來的。何以爲我那麼傻，相信我是從湖底出來的，若是那樣我會受着冷了。仙鶴怎麼會把我帶來呢？你說牠把我從烟筒裏扔下來的，但那樣我會弄得渾身漆黑，而且落下來時也會受傷了。」實際兒童的腦筋比成人來得更快。不久以前，有一個小女孩問了以下這樣的一個問題，使她母親吃了一驚：「媽媽，告訴我，小



想慮有真，虫精的見所下微顯在 ◊
新來未是獸個一每但。激活的到不
。半一的會生

孩童是由仙鶴帶來的，還是從肚子裏生出來的呢？」那母親非常驚訝而實說了。於是那小女孩說道：「現在我明白了，不過我不知道你怎樣把我吞下去的。」當母親的常常問我應該怎樣答覆她門的孩子，對於這個問題祇有一個答覆，就是說實話！倘若你談話，孩子們早晚也會知道的，而他們對於父母的信任也因此失掉了。你們們心自問一下：你們知道了你們自己的創生，於你們究有什麼害處呢？那麼在你們們知道這事也是一樣無害的。我們再看一般的學校，他們對學生講着生理上一切的學識，惟獨不講那最重要的一項——生殖學。凡關於生命的一切問題，人們無法去了解，而在心中留着一層深深的悔恨的暗雲，這是一件遺憾的事情。我們對於創造主的工作是覺得可恥嗎？人特別有知道他自己怎樣造成的權利，他必須知道這種過程，因此他纔能夠創造出最好的新的生命。

因爲文明的進步，科學的發達，人類生殖的方法漸漸確定他光明起來。但我們要明白，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許多科學家曾經被那些樂意生在黑暗世界中的人們所弄透。如今已經普遍知道，人是由於男女兩性結合所得的結果。無論現代的人們怎樣談「兩性的爭鬥」和「性的對立」，而男人仍然不能離開女人而生活，女人也不能離開男人而生活。固然，男女都能各自生存，但是朋友，生活與傳種生存是大不相同的。這意思是說，爲了種族的繁殖，兩性是絕對必需的。有些生物在卵已受胎之後即互相殘殺，但即使如此，牠們也要

先完成了交媾。你們之中有研究過神話的，也許知道赫爾夫洛迪特神話，以及他們鑄合成爲一體的故事。還有創造主由亞當(男人)身上取下一根肋骨來造成女人的故事。但無論怎麼說法，必須有男性的精虫與女性的卵子鑄合纔能產生人類的後裔，這是千萬萬確的。

最初的人就是由於兩性的結合而造成的(其他的動物，或甚至植物皆是)。你也許要問，那麼人爲什麼不能早就知道他的來源呢？無論在什麼時候，一定是先有性交，所以孩子纔能從他母親的子宮裏鑽出來。這是一點也不錯的。不過由男女的結合到生產，其間要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大約九個月。從前的人都親眼看見過這些事情，但他的推理不能遠及九個月之後。由於原始人類的無知，所以發生種種幻想，這些就是從前的「神話」。

其中可以說到一個中國的傳說，據說滿清的建立者是一個紅果所生，因爲一隻喜鵲把一個紅果拋在她的裙子上，她把那紅果吃下就懷孕了。(如今我想差不多人人都知道這紅果是什麼了。一切在那時候，有懂的人不願意一切

友吾



「門龍跳」與「洞狗鑽」

君 寒

「鑽狗洞」這事我們不難從狗身上可以推想到，「跳龍門」說來非常抽象，所謂龍門者是指山西的縣名，相傳黃河裏的鯉魚一到龍門附近，都往水面上跳躍，這便是一般人所說的「鯉魚跳龍門」。

「鑽狗洞」不是什麼堂皇之辭，「跳龍門」却顯得相當的大方；因此提起「鑽狗洞」與「跳龍門」這兩個名辭時，在普通人的心理和習慣上，往往認為前者是下流的，後者是高尚的。

推及至子人，則又有種種的說法，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這是形容人一朝當了官，便聲名煥赫的意思；不過在目前這年頭，普通人想要登龍門，談何容易？那麼龍門既是「難跳」，便不得不退而至於鑽狗洞了。

「鑽狗洞」云者，意思是說人走「小門」也；這「小門」兩字，至少帶有卑鄙不正的意思；一個冠冕堂皇的人，平日立身處世，不走大路而走「小門」，那是何等等的可恥？所以有志向有出息的人對於這一層，是認為不屑幹的！不過「鑽狗洞」是屬於另一種人的，諸如幾矣附勢鑽營競奔者

流，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人物，這種人往往具有一副獨特的個性和人格，便是在任何場合之下，都可以曲膝下跪，不引以為恥！譬如說老李和老張是一向意見不睦的，但是老張升了局長，老李照樣能拿出謙溫的態度卑躬曲膝的去恭維老張；一局長，我跟你道喜！局長，請您以後多關照，多幫忙！局長……局長……局長……如此這般的局長局長長短，把個腦袋弄的像搗蒜，說話像放連珠屁。

以後呢？還當不住一份厚禮，親自送上門來，於是又：一局長，請您多關照，多幫忙；局長，請您推仁賞碗飯吃！局長……局長……像這樣的人，名符其實的謂之鑽狗洞。

所以鑽狗洞的人，目光是往往短小的，但感覺却特別的靈敏，小小不言的事情都瞞不過他們，任何機會都不肯錯過，看他們的臉上老是露出狡詐賊偷嘻嘻的，內中却懷着一肚子的鬼胎，一對眼睛又像偷油老鼠似的滴溜滴溜着，只要見到半點窟窿，便不要命的往裏鑽鑽鑽！

不過話說得回來，「鑽狗洞」的人還有其一種「頂」的功夫，因為有許多狗洞不一定鑽得進，有時還須咬牙切齒的拿出真功夫來用腦袋去頂；譬如說一隻黑狗見到主人進了屋裏用酒肉款待客人，不覺醜態淫欲，於是便想從門縫裏鑽進去嗅嗅那種刺骨頭的美味，但當牠們狗腦袋剛從

門縫裏鑽進去一半，冷不防從主人那邊飛來了一隻活火腿，隨口罵一聲「討賊東西，滾出去！」在這個時候，那黑狗如果有勇氣的話，任憑主人怎麼罵怎麼罵，還是拚命的用狗腦袋往裏面頂，頂着頂着，把門頂開了，於是搖身一變，跳到主人的面前，擺擺尾巴，發發響聲，主人一見這種形景，也許會莞爾一笑，說一聲「好狗！」順手從桌上扔下幾個骨頭來。

「鑽狗洞」何嘗不是如此？倘若兩三個釘子一碰，便拔腿不幹了，那麼「斯人不足道也」了，並且也够不上鑽狗洞的資格；所以「鑽狗洞」不怕碰釘子，釘子碰得越多，鑽得越用力，所謂皺眉咬牙，腳挺頭頂，合着命往裏鑽，往裏頂！這時即使罵他混賬王八蛋，甚或打了他一耳光，但回答還是「是是是是……一百個」，「是」字，而且臉上依然是笑容可掬，顯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樣子來；於是點頭像搗蒜，作揖，打恭，口中念念有辭，至此，上司若一見生情，熱心一動，那麼當住便是一份差事，這樣，「鑽狗洞」便算是成功了。

鑽進了狗洞再登龍門，事實

上是可能的，不過徹底的說起來，所謂「登龍門」無非是其名而已，實際上都是「鑽狗洞」，因多少人們不是利用這最卑劣，最下賤的「鑽狗洞」手段，來攫取名利的。這便是所謂「小門」裏進來的人啊！

但傳統的說起來真是精心，世事這麼錯綜複雜，人處在這種範圍以內，如果龍門不跳，狗洞不鑽，真還許坐而待斃呢！然則龍門無由可跳，狗洞不是個個人所能鑽的！所以一般的說起來，「鑽狗洞」應該是一種專門的技術，是屬於科學的、進步的，一個人想要活在世界上，必得先學會了「鑽狗洞」，第一應該怎樣去找窟窿，第二應該用什麼方式去鑽。這些，有值得專家們加以研究和討論的必要，不知目前出版的《處世奇術》這一部書裏，有沒有包括着「鑽狗洞」這一類的學科？我應該在這裏順帶一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鑽狗洞」這種學問，可學不可學，先要看自己的情形怎樣，如果是一個歌直不屈的人，那麼千萬別想去鑽狗洞，那是一輩子也鑽不成功的！謹此附告。

我上那兒去了

一個差人解了個賊和尙在路上走。晚間宿在店裏，被賊和尙開了枷鎖，逃跑了。隨去的時候，和尙把差人的頭髮用刀割光，第二天差人醒來不見了和尙，很奇怪，一摸自己身上帶着枷，自己還了一下，趕快跑了，頭頂，他很好喜歡，他自言自語的說：「和尙沒跑了，頭頂，他很好喜歡，他很好喜歡，他自己就懷疑起來，他沈吟着：「我上那兒去了？」（無邪）

吵嘴

青白

「我他媽的願意高頭，吃好的，你這耗子那有那項項！我長的不好，好的有誰嫌你呀？嗚嗚嗚！嫁了這窮光蛋吃苦受罪，我這不說嗎！你倒他媽的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嗚嗚……」

「是個龜兒就避風，是個漢子做得去，提起老咱有名有姓，你不信有耳屎的打聽去，問問趙家有沒有怕老漢子的！」

「老趙又着腰，瞪着耗子眼，耀武揚威，雄糾糾，氣昂昂地看着坑沿兒坐着的趙家的。」

「耗子，你這個沒良心的王八日的。你們家好，誰不知道你爸爸是剃頭的。使着我們的錢，壞了良心的還跟我充人五人六的哪！好他媽的不要臉。」

趙家的擰着嘴，翻着一雙小三角眼，黃臉大佛動了臉都氣得慘白了。

「你他媽的才不要臉哪！你他媽的才不要臉哪！你爸爸來了，你歡天喜地給他吃喝；我爸爸來了，你就拉着那黃臉，就叫他瞎高頭，呼……」

「老趙止住嘴得高興，不提防趙家的嗚嗚地嗷嗷起來，黃臉人的淚珠兒一對對撲簌簌地往下掉。」

「就有一樣能耐：一哭，二死，三不吃飯……」

「老趙着勢不對頭，一縮脖子，靜悄悄溜出了屋子，屋子裏好像老牛在吼叫着。老趙來到門洞，走到他爸爸跟前賭氣說道：

「您甭走，到底看地這老婆怎麼樣！」

「你們兩口子別爲我吵嘴，你還做你的事去。一會兒我上你姐姐家去就得啦！」

「我他媽的願意高頭，吃好的，你這耗子哪有那項項呵！我長的不好，好的有誰嫌你呀？嗚嗚嗚！嫁了這窮光蛋，吃苦受罪，我這不說嗎！你倒他媽的橫挑鼻子豎挑眼的嗚嗚嗚……你爸爸來了，我就不伺候，你娶我的時候就沒提還有這麼一個老耗子……嗚嗚嗚！」

「屋子裏嗷嗷得吵吵破了天。老趙趁老頭子冷不防就溜走了。老頭子一看兒子偷偷地走啦，一摞領下的花白鬍子，挂起拐棍便到他女兒家去了。」

院子裏堆滿了街坊四鄰看熱鬧的，都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可是沒有一個人進屋解勸的。

「張二嫂，您說老趙今兒怎麼這樣橫！」

「哦，李大妹妹，到了晚上您再睡哇！」

「要是說辯道可不能那樣！」

「咳！這年頭男女平等，還講什麼辯道不辯道！」

「也沒見這樣的娘們，眼睛裏沒有老子和漢子！天天地燒餅麻花，烙餅燒羊肉……給她漢子吃窩頭！我就瞧着生氣。她公公來啦，就該好言好語給伺候走了，那老頭兒好麼和氣呀！也不怎麼就偏不對付……」

「也是老趙太軟！那麼大的漢子，怎麼也管教過來一個娘兒們呵！老趙他就不行！他氣上來發作一陣，慢慢地他就不行啦！」

葬在心底深處的話

寄給偶然相愛的朋友

品

昨夜明月疏星，微寒的晚風，伴着不斷的蟋蟀虫聲，想不到仲夏夜竟會有如許的淒涼風味，不由昨下午的一幕又重湧現，萬縷思潮一時都聚在心底，於是夢幻似的，又墜入沈思裏，以致輾轉反側，竟夜無眠。

似乎不應當再想，因爲你說這些都是不配留在沈思中的，這話聽來雖覺刺心，可是我也深知：這不過是悠長的人生裏，偶然的曇花一現，很不必沈溺在不可自拔的情海裏，叫回憶折磨自己！

我萬分痛惜這從未經於付與的愛情，竟會給了遊戲人生的你，可恨那時的風光誇麗，幾句動人的毛聲細語，只換來無邊的苦惱與回憶，然而：我却不能說一聲：「我恨你」！我明白你不過是偶然有興，想出演這幕喜劇！

本來人生如戲，世界就是大舞台，偶然戲中串戲不過是一個小穿插，聊以補空，這配角——我——也該像個小丑般的自己要笑自己，博得台下一笑，台上主角一真，在戲中誰又管甚麼是玩弄，甚麼是真誠？誰叫自己偶然情癡，竟而以假當真，真的把自己配到戲裏而去！

萬幸自己還留有佔脚地步，未致鑄成大錯，總算還對得起自己，對得起主角，在漫長的回憶中，至少還有可引以自慰的，不知何年何月方可道一聲：「往事如煙」！然後讓它隨着一兩聲悠長的嘆息，渺茫到隨風散去！

我深恨不該任不可知的命運支配了自己，明知苦海的味道並不甘甜，這苦杯

The River stairs

Rabindranath Tagore

我是河隄的階石

西·沫合譯

聖西亞說道：「必定告訴我，你夢裏真的人！」
 「我不能！」合攏了她的雙手向他祈求著。
 「你一定要告訴我那是誰！」便更加固執了。
 不自然的兩隻手在扭扭着仍然向他祈求：一
 「必定叫我說出來嗎？」
 「必定！」

如果你們願意聽到一些逝去的往事，那只有坐在我這河邊的階石上，靜聽着那流動而游蕩的微波悲鳴。

剛剛邁進了九月的天氣，河水整個的泛濫着，備備有我的四層階石露出在水面上，幾處低平的河岸上也已被潮水蓋了，在那裏芒果的叢林中生滿了熱帶的植物，三個古舊瓦礫的廢墟依然矗立在那一段河水的中流，繫在河邊上皂角樹幹的幾隻漁船，盪漾在這黎明湧漲着的潮水中，沙岸上叢草間的小道也已接受了朝日的光輝，剛剛落起了花蕾的野草仍未飽滿的開放。

幾隻小船張起了白帆在這滿溢晨光的河面上，婆羅門僧侶們帶了他們宗教的儀器已經到這裏來晨浴，三兩成羣的女人也在汲水了，我知道這正是柯薩來到河邊的時候。

那天早晨我沒有遇見她，只有布班和撒鷓傷感的在這小碼頭似的階石上，談論着她們的伴侶們。柯薩已被引去到她丈夫的家裏，那是離開這河極其遙遠的地方，在那兒只有陌生的人們，奇異的房子和一些生疏的道路。

有一個時期我已把她忘却了，一年過去，來在這階石上的女人們不再談論到柯薩，然而在一天的黃昏裏，我驚奇着我又被一雙相熟的眼睛觸了，啊！一雙已經沒有足履的腳上已經失去了那往日的音韻。

柯薩已變作了寡婦，據說她

的丈夫到頂遠的地方去工作着，也許她只見過他一兩次吧！一封信告訴了她他死去的消息，這位八歲的寡婦已經抹去了額上作妻子的紅色標幟，而也拋棄了一切配帶的首飾，又已回到這恒河畔邊的故事，但她很少再找到昔日的夥伴，布班，撒鷓和亞瑪拉都已出嫁了，只有撒拉在這裏，然而就在明年吧，據說她也將要結婚了。

因為雨水的連綿，恒河的水面迅速的上漲到它的最髙點，一樣的柯薩也漸漸出落得十分美麗和年青，然而她那暗澹的長袍和憂鬱的面容組成了一副面紗，把她的青春完全隱沒了，十年的韶光溜去，竟沒有人注意到柯薩已經成長。

幾年前也是一個九月的天氣，和以往一樣的清晨，不知道來自何處的一位身材魁偉，年青而且生長得極其健美的聖西亞，他就住在我岸上的古廟裏，這于他轟動了全村，多多少少的女人們拋却了家中的一切，都來擁到這個廟前，向着這位聖客敬禮。

來到這裏的人一天天的增多，聖西亞的聲譽也很快地散佈在所有婦女之間，他有時吟詠一些聖歌集，又有時講述一些神聖的經文，就在這廟宇裏有不少的人接收了他的勸告，也有人獲得了符咒和藥品。

這樣幾個月過去了，是四月的天氣，正當日融的時候，很多的人們都到恒河來沐浴，也就在

這岸上的皂角樹下形成了一個集市，許許多多的香客都來朝拜聖西亞，在這香客中有來自柯薩結婚的村莊裏的幾個女人，那還是晨光裏，聖西亞站在我階石上念經了，忽然一位女香客望着他推開別人喊道：「啊！他就是柯薩的丈夫呀！」

另外的一个女人，用手指輕輕地掀開了面紗：「可憐啊！是的，他是我們村裏查得古家族最小的一个孩子。」

又是一個女人眩示着她的面紗：「啊，他真的長了同樣的眉毛，鼻子和眼睛。」

更有一個女人並沒轉向了聖西亞，只用水桶打撈着水面，嘆了一口氣：「可憐哪！那年青的人已經死去，永不復來了，惡運籠罩了柯薩啊！」

然而另外的人都是這樣反對着：「他沒有這樣長的鬚鬚。」又「他並不這樣纖瘦。」又「他或者也不會這樣高。」于是問題解決了，不再有什麼爭論。

一天傍晚，豐滿的月輪掛在天邊，柯薩坐在階石最低的一級，投射了她整個的影子在我的這階石上，那時階石沒有一個人到這河邊來，我身邊的蟋蟀正在唧唧的鳴叫了，刺字裏的鐘聲也將停止了，那最後的音流漸漸的變得十分低弱，輕輕的好像慈子消失在遠處岸上的森林裏，黝黑的恒河泛起了一道閃爍的月光。

，河岸上高低不平的樹林裏，在那古廟廊下，在那池邊一片一片倒斃了的廢墟中，更在那棕樹的叢林裏都散佈了一些奇怪而神秘的影子，蝙蝠飛出了巢窩，在一些房子的附近發出了一兩聲豺狼的吼叫，然而終究沉入了寂靜的氛圍。

靜靜的聖亞西邁出了寺門，走下了這階岸幾層石級，他發現一個女人孤獨的坐在那裏，他將要回過身來忽然間柯薩揚起了頭，凝視他的背後，她自然的扯去了面紗，月光照耀在她的面頰上，就在他們的頭上，夜鳥叫了一聲飛去了，這樣好像驚醒了柯薩又重新蒙起了面紗，於是虔誠的跪在聖亞西的面前：

「你是誰啊？」
「名叫柯薩的。」她回答了，那夜裏他們再沒有多談話，柯薩慢慢的走回她那不很遠的家裏，只留了聖亞西坐在我的階石上，在這深夜裏度過了一個冗長的時間，月光漸漸的西斜，聖亞西的影子從背後而移到了身前，最後他站立起來，走進了他的廟宇。

自此她每天到這廟裏來跪拜他，站在屋角靜聽着他的講經，每當晨禱完畢，他常常喚她到身邊來談論一些宗教的故事，她不懂得這一切，然而她能够注意的靜聽着，努力去理解他的話，她會默無言的聽從了他的指導，她每天服役在廟裏虔誠的拜佛，

沒有一刻不在心上，她採集了不少的野花來供奉聖像，更汲取了恒河的水刷洗廟宇的地板，殘冬將盡，冷風依舊吹送着，然而竟出人意外，每在傍晚的光景，就有那帶着春的氣息的微風從南方吹來，天板上消失了暗寒的氣象，已經寂寞過一個長期的鄉村又泛起了笛聲和一個不同的音樂，放逐在中流的舟子們也停止了刻動，開始唱那神聖的歌，就在這樣的季節裏。

那時候我又已不見柯薩了，她好久未曾到河邊上，廟裏，以及聖亞西的面前。
我不知道經過了一些什麼樣的變故。一個長的期間過去了，在一天天的黃昏，他們兩個又來在我的階石上。

「是您派人喚我嗎？先生！」
柯薩問着顯出一副憂鬱沉重的面容。
「是啊！你為什麼不來這裏了？近來爲甚麼忽略了對於神靈的服務了呢？」
她沉默着。

「告訴你你的思想，不要有什麼隱瞞吧！」
微微地側動了她的臉這樣回答：「我是個罪徒，我的主人！我已失却了我的虔誠。」
「柯薩！我知道在你的心靈裏蘊藏着不安。」他說完，她輕輕的顯出了驚異，順手掀起了衣角遮蔽着她的面孔，坐在聖亞西腳下的階石上，她終于哭泣了起來。

微微移動了一點，他說：「告訴我你心靈中的一切吧！我願使它平靜了。」
用了最堅決的信念，她這樣斷續的說着：「接受了你的吩咐，我必定說出來，可是我不能解釋得十分清楚，我的主人，我相信您能够領會了一切，我已經崇拜了一個像神靈一樣的人，我信仰他，我愛他，這種信仰所賜于我的快樂，充滿在我整個的心中，在一天夜裏我到我心靈的佔有着者，坐在了一個地方的花園裏，他的左手緊攬着我的右臂，就在我的耳邊下輕輕的告訴了我他的愛，這樣整個的情景使我並沒感到絲毫的奇異，夢景逝去了，然而那留給我的印象却永也不能泯滅。翌日真的遇見了他，他又不是以往一樣的神情，夢的幻想時常侵襲到我的意識裏，我恐懼的逃避着他，但那夢中的情景永遠迴旋在我的心頭，因此我的心房永也不會平靜，一切對我已經變成了黑暗！」

當她拭淚吐露了她的心情，我覺得聖亞西的右腳堅決的用力踏住了我這階石的平面，她的話終止了，聖亞西說道：「必定

告訴我，你夢景裏的人！」
「我不能！」合攏了她的雙手向他祈求着。
「你一定要告訴我那是誰！他更加固執了。」
不自然的兩隻手在扭扭着仍然向他祈求：「必定叫我說出來嗎？」
「必定！」
於是她痛哭哭了：「那就是您！我的主人！」她立刻低下了面孔，注視着我階石之深處不停的嗚咽。

當她恢復了她的意識，重新坐在那裏，聖亞西慢慢的說着：「今夜我將要離開這裏，那末你不會再見到我，你可已知道我是個寒羅門的信徒，並不屬於這個人世間，你應該把我忘却！」
「但願如此！我的主人！」
用了極低微的聲音她回答了。
「我去了！」聖亞西已說完了。
柯薩跪倒在他的面前，不能再說出一句話，而且把他的腳上的塵埃放在了她的頭上，他離去了。

月亮西沉時，我聽到一陣物體落水浪花飛濺的聲音，狂風吹送在階石裏，似乎將要吹熄了天板上的繁星，長夜的一切又已變得十分昏黑了。

印度作家太戈爾逝世

印度作家太戈爾氏，於本月七日晨逝世。氏爲印度著名詩人及哲學家，生於一八六一年，享年八十歲。其作品有中文譯本者計「飛鳥集」等十餘種。反英運動，並屢作反英言論，頗得印度一般讀者之擁護。氏曾與甘地合作，作一年生，享年八十歲。其作品有中文譯本者計「飛鳥集」等十餘種。一。我是河隄的階石」即爲氏之名著。

My Friend

To Be Concluded

The magazine which published The Old Curiosity Shop came to America by sailing vessel. As interest in Dickens' story mounted from week to week, the crowds became larger on the New York wharf waiting to buy copies as soon as the boat docked. By the time the story reached its last chapter these crowds had grown to such numbers and to such a pitch of suspense that they swarmed, five or six thousand strong, upon the wharf and could not wait until the ship docked. When they spied the captain on the deck they called out across the narrowing water the question that burned in everyone's heart: "Did little Nell die?"

Room Service

Two salesmen arrived at their usual hotel in a small town the other evening. The hotel was full of tourists.

In desperation the proprietor remembered the small church across the road, which he had bought to attach to his hotel. "I'll give them blankets and let them park in the church overnight!" said the host. This was agreeable, so the salesmen retired. About 2:00 A.M. the deathlike silence of the village was broken. The church bell began to ring.

The night clerk, rousing himself from a half-sleep, heard the sound. Excitedly he aroused the bellboy and sent him over to investigate.

The clerk waited impatiently. After a bit the bellboy came back to report: "The man in pew 23 was ringing for ice water."

"The Old Curiosity Shop" 十九世紀英國人文豪狄根思所寫的小說； the boat docked 船靠碼頭； strong (名詞) 多數的人； narrowing water 變狹起來的水面，即船漸漸近來之意； little nell 即 "The Old Curiosity Shop" 中的人物； park 原為停放車馬之意； a bit 一會兒工夫； pew 教堂中的坐席。

未完

登載「舊古玩舖」的雜誌由帆船運到美國。因為狄根思的小說每一星期比每一星期的趣味更加濃厚起來，所以在紐約碼頭上等待船一到就買雜誌的羣衆越來越多。在那小說登到最後一章時，聚集在碼頭上的羣衆多至五六千人，他們那熱烈盼望的情緒高漲到等不及那船靠岸。當他們遠遠望見那站在甲板上的船長的時候，就隔着水對那漸漸近來的船喊着問：『小奈爾死了嗎？』這是他們每個人憂心如焚的一個問題。

△ △ △ △

客店招待週到

前些日子的某一天晚上，兩個販賣貨物的商人來到一個小村鎮上他們住慣的旅館裏。這家旅館已經住滿了旅客。

店主人在無可奈何之下想起了馬路對過的那個小禮拜堂，那個禮拜堂他本來已經買過來預備歸併於他的旅館的。『我給他們兩床毛毯，讓他們在那禮拜堂裏暫住一夜！』店主人說。這辦法還合意，所以那兩位商人就去安歇了。大約半夜兩點鐘的時候，全村死一般的寂靜突被打破。禮拜堂的鐘開始響了起來。

那深夜的店員由半睡中驚起，聽見了鐘聲。他驚慌地把茶房叫醒，打發他去查個明白。

那店員很焦急地在等待着。過了一會，茶房回來報告說：『第二十三排坐位的那人打鐘要冰水。』

翻譯文法 陳 礪講解

補足詞之形式 (續)

1. 兩種補足詞

補足詞有主格補足詞 (Subjective Complement) 和受格補足詞 (Objective Complement) 兩種。作為補足詞的一定是名詞，形容詞，以及相當於名詞，形容詞的詞句，其動詞為不完全自動詞，這在前面已經說過。

A. 主格補足詞

He died a Marshal of France.

died 是自動詞，所以後面的 Marshal 不是受詞，而是補足說明主詞 He 的，這句話在意義上就等於：

He was a Marshal of France | when he died.
〔譯文〕他死時為法國的元帥。

B. 受格補足詞

He found Rome a city of brick | and left it a city of marble.

a city of brick 是補足說明受詞 Rome 的，a city of marble 是補足說明受詞 it (Rome) 的，所以都是受格補足詞。

〔譯文〕他來時羅馬是一磚瓦城市，而去時則成為大理石的都市了。

我が友

佛革命と倫敦塔

帝王の最期については、やはりフランス革命とロンドン塔を一應はもち出さねばならぬ。フランス革命といへば、あの大屠殺刑記録が示すとほり、全くの「恐怖時代」で革命裁判所の手によつて處刑されたものは枚擧げに遠がない。ある計算すきの男の勘定によると二十一人が三十一分間に六十二人が四十五分間に断頭台上にのぼつた。断頭台が不足するので溺殺などの新法も應用された。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バスチーユの獄舎を襲撃したの第一鋒として、革命騒ぎが起つた顛末はこゝに省略するが、四年後ルイ十六世は議會においてその責任を審査せられ、その翌年正月に王は實に一票の差をもつて死刑を宣告せられた。そもそも王は「優柔不斷にて風采揚らず王者の威望を具へず」と評されてゐるが、寫し繪などみると、なか／＼凛爽たるものがある。さすがに王の貫祿を示して毅然として断頭台に立つた。王妃マリー・アントネットは獄中よく懺徳を全うしたが、哀れ三十九を一期に處刑された。

ロンドン塔といへば漱石の回想記「倫敦塔」が思ひ出されよう。西洋でも小説に戯曲に繪畫に、このロンドン塔は材料になつてゐる。漱石のいはゆる「宿世の夢の焦點」であり「幽光を二十世紀の上に反射するもの」である。テームス河畔の眺めは「人の血、人の肉、人の罪が結晶して馬、車、汽車の中に取殘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の城はかの征服王ウィリアム一世のために、ガンダルフ僧正が今から八百六十年前に築造したものであるが、こゝでヘンリー八世の王妃カザリンやヘンリー六世、エドワード五世兄弟のほかの王妃が犠牲になつた。カザリンは女性にもつとめ恥づべき汚名で罪せられ五世と六世は王族の争ひの犠牲になつて斬首されたといふから已を得ない。知らず今戰禍の火中にあつて、鐘塔の鐘は空襲を警報するかのやうに鳴らされてゐるか、一旦入れれば再び陽光を見ずといはれた逆賊門、多くの人々を幽閉した血塔門、そしてロンドン塔の歴史そのものといはれたボーション塔などかゞやきのない光りにおぼはれてゐるかどうか。

法蘭西革命和倫敦塔

啓 謹譯註

說到帝王の末路、到底還得舉出法蘭西革命和倫敦塔。至於說法蘭西革命、正如其大屠殺刑記録所顯示的、全然是「恐怖時代」、由革命裁判所之手而被處刑的人實不勝枚擧。據某一位有統計的人計算、二十一人在三十一分間に、六十二人在四十五分間内上了断頭台。因爲断頭台不够用、所以溺殺等の新法也應用了。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以襲撃巴斯底葉監獄爲先鋒、起了革命騒亂、其始末在此略而不提、但於四年後、路易十六在議會上關於其責任問題而受審査、翌年正月、實以一票之差、路易王遂被宣告死刑。原來路易十六被人評爲「優柔寡斷、風采不揚、不具王者之威望、」但看他的繪像、却也是十分英勇的人物。到底顯出了王者之威嚴、毅然站立在断頭台上。王妃瑪麗、安多內特在獄中極盡懺徳、可哀其一生僅祇三十九歲而被處刑。

若說到倫敦塔、大概可以想起漱石の回想記「倫敦塔」罷。即在西洋、這倫敦塔也成了小説、戲劇、繪畫中的材料。漱石有所謂「宿世之夢の焦點」、將幽光反射於二十世紀的東西。太晤士河畔の眺望、是一人的血、人的肉、人的罪結晶、遺留在馬車、汽車之中。此塔乃去今八百六十年前、康達爾夫僧正爲征服王威廉一世所建築者、而亨利八世之妃加薩林和亨利六世、愛德華五世兄弟、以及其他の王妃均在此犠牲。據說加薩林是因其女性上最可恥的汚名而定罪、五世與六世成爲王族相争の犠牲品而被斬首、所以是無可奈何。在今日戰禍の火光中、不知道鐘塔の鐘是否像警報空襲似地響着呢？一旦進入即不能再見陽光の所謂逆賊門、幽禁過許多人的血塔門、以及可謂倫敦塔の歴史本身の波祥塔、是否被不輝耀の光所籠罩着呢？

「註釋」最期 末路「示すとほり」如所顯示「計算すきの男」喜歡計算的人「勘定」計算「バスチーユ」(Bastille) 以前法國巴黎的政治犯監獄「貫祿」威嚴「一期」壽數「漱石」日本明治初期大文豪夏目漱石「已を得ない」不得已、無可奈何「かがやき」光輝

友 音

(19)

生活在夏日的香山裏

逸 震

每當天色灰白時，窗外便透進了一種幽遠的聲音，這細微得不注意幾乎聽不到的調深深印在心上。我繼續着凝視窗外，直等鳥叫的聲音相繼響了起來，才推開門出去；使人一嗅立刻振奮而令身心愉快的新鮮空氣，即使整天飽滿着也不能滿足，我沐浴在這清新的氣氛中，心胸像是被這種朝氣掃蕩洗刷的乾淨，這美景過分優待了我，令我生出一種矛盾的意念，在這自然環境的清靜，時常給我他鬱或興奮兩種不同的感覺。

在人靜的時候，和靜坐在流水旁朗誦我們的功課，或者默讀課外的書籍，潺潺的水聲從層巒的亂石中響入我們的耳裏，遠近宏亮響人的鳥聲；以及一種常在山林中人跡稀少地方所發出恬靜的聲音，增加着我們工作的效力，在這清靜的環境裏，常使我們想突破這空氣呼吸聲。

幼年成長的環境中，現在在我的腦中，仍然是那麼新奇美麗，幾年來過分的色彩薰染了的頭腦，曾經極端卑視過自然美，但最近我才知道在這種新環境中的生活，對我是有着多大的助益的縮影，那被黨山環抱的教室，

臥樓操場校園，在目前的淒敗中，仍留有過去雄偉建築的遺跡。每在寂靜中透過課室的聲音時，我便愴然的徘徊在熟悉的道上，尋我那無飾無偽生活的餘影。天真混沌的時代不會倒轉了。我從門窗處窺視那生疏氣的面孔，不於深深感到一種憂鬱，每在他們顯赫操場上的時候，我倚在牆角下，目送他們的玩笑淘氣，我自己常常；與他們做一個小朋友，但是在他們的目中，我已經是不配與他們為伍的成人了，我時常這樣呆痴神往的渡過了整個的午後或者傍晚。

樹蔭下，泉水旁，平闊的大石，柔短的小草，迎面微微的清風。這些地方到處有我們的足跡，倒在地上，閱讀着小說，一種剔透全身的涼氣，繼續着使我安心的看一長時間的書，倦意襲來的時候，便聽其自願的睡去了，當一覺醒來，頭上身上站滿了樹葉及落花，感到精神半振，孩氣頑皮的意識活動在我們的心裏，我們燃起已逝的童年之火，在草叢中盡興的跳躍，與蝴蝶飛蟲賽跑，短小的毒蟲同荆棘刺着我們的腿，扯破我們的衣服。我們相追逐，瘋狂的跑上亂石，爬上大樹，大聲的呼喊，震動山谷的回音，響繞在耳邊，讓青年獨有的

氣質佔據了我們整個的身心，就那樣伏在樹幹上，跨在亂石堆上，或佇立山旁，節奏唱出心底的怒氣，放出蘊藏的熱烈，沒人譏笑，沒人干涉，我們忘掉了一切，澎湃沸騰着的熱血循環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體中，雄壯的歡聲低沉着揚在山野裏，驚走了鳥獸，我們沉於感動中，至清醒時，不覺淚下。淒然激昂交雜在中心，終於冷靜的又臥臥在草地上。

習習的小風拂動我們靜默的心。仰視遼闊的天，瓊瓊的白雲襯托着偉大的青天，瓊瓊的白雲山，錯綜排列的巍然矗立在那裏。我們沈入一種幻想，但即刻被小溪及小鳥喚回了我們，這一幅自然美麗壯觀的圖畫，把我們帶到陶醉欣賞裏，直到身上覺得寒冷時候，才用兩隻慵懶的腳把身子拖了回去。

晚飯後，運動場上充滿了喧嘩，球聲人聲各種遊戲聲，混成一片。偶而參加打一兩下球，或者尋識一些小朋友，常在他们頑皮及真摯的面孔上，我看到了希望及安慰。他們永不怠倦的精神，及健碩的體魄，課堂上勤奮的工夫，都使人欽羨而自愧不若。黑暗覆蓋着的時候，月亮升起，清照著人面，黑白相間的樓舍。月亮從挺拔的松樹中映出在屋頂上，反射出雪白的光。像是秋深的天氣，陣陣的冷風舒暢送過去。當許多複雜的冷風舒暢吹過月夜，許多複雜的冷風舒暢吹過月夜，許多複雜的冷風舒暢吹過月夜，許多複雜的冷風舒暢吹過月夜，許多複雜的冷風舒暢吹過月夜。

開演

真光電影場

今天

大探險
家弗雷
物克深
入蠻荒
冒險攝
製新奇
野獸片

☆ 門 虎 龍 ☆

開演

維多利亞

今天

絲露白娜金維

主演

鬼女影無

開演

中央電影院

尼茂金

主演

人國 關飛 山大 小泰

友吾

(20)

說小鐘分兩

一段接不上的時間

Michael Foster 原著
陳炎 譯

真奇怪，當生命突然消失，留下你孤獨站在那裏的時候，你記起的不是那些重大的事情；不是你那多年籌算的計劃；也不是你辛苦工作所希望的事情。只是你在當時未曾注意的瑣事：是在你匆忙中未曾注意的一隻手接觸你的方式，是你不願意負責去聽的一個含有企望的語調……

加馬從住室的玻璃裏凝視着大街上歡愉的人生，而覺出了這個事實。他試着想那些重大的事情；但是不能清晰地印在腦中。現在他能够回憶起來的，只是他的小女兒對他講的一段話，大約在三個星期前的一個夜晚。

那天夜晚，他從公事房帶回家一篇當年股東報告書的草稿。實際這報告書關係他全家的前途。他在晚餐前坐下來細讀這草稿。他必須確定這報告有無錯誤；關係是如此重大。正當他翻過一頁時，他的小女兒瑪茲在腋下夾了一本書走進來，「爸爸，看。」他抬頭看了一眼，「噢，一本新書，很好。」

「對了，爸爸。你能給我念一篇這裏面的故事嗎？」
「不，親愛的！現在不成。」他說。
瑪茲就在他身傍坐下。他看了一段草稿，是關於更換廠內某項機器的報告。瑪茲的語聲裏滿漾着細弱而含有希冀的語調：
「可是，媽媽說你給念的，爸爸。」
他從稿件的上端看了一眼，「哦，瑪茲，也許媽媽可以念給你聽。現在我忙極了，親愛的。」
「不，」瑪茲溫和地說，「媽媽在樓上更忙。就念這一個故事，成嗎？看——這張畫多

好看，爸爸？」
「呀，對了。真好看！」他說。「但是今天夜裏我有事。改天吧。」
瑪茲坐在那裏，那本書打開的地方是一張圖畫。許久她沒有發言。他又看了兩頁報告，詳細說明過去十二個月內市場的變動，售貨部為應付這些難關所擬畫的方針，以及為增進產品銷路的廣告計劃。
「可是這張畫多好看，爸爸，這故事一定有意思，」瑪茲說。
「我知道，」他說。「改天吧。現在去玩去。」

「改天念給我聽嗎，爸爸？」
「自然，」他說。「你放心。」
她把那書放在他腳下的凳子上，說道：「好，幾時你有功夫，就當你給你自己念。只要念的聲音大點，教我也能聽見。」
「一定，」他說。
「一定的，過些時。」
這就是現在加馬所追憶起來的——一個態度溫和的兒童，將纖細的手指接觸在他的手部，說：「念的聲音大點，教我也能聽見。」並且這也就是他為什麼現在把手在那本書上的原因，他由桌上拿起那本書來，這桌上堆滿了從地板上拾起來的瑪茲遺留下的玩具。他翻開那本書，翻到那張動人的圖

畫。

◁ 胡古存版璃琉京北 ▷
(社) (版) (出) (園) (曲)
◀ 號九六二四局三話電 ▶

本社特聘教育專家
並對兒童文學有研
究者編輯兒童讀物內

容充實圖文並茂本市
書店書攤皆有代售
零售批發均所歡迎

起 突 軍 異

讀這故事時，他的唇隨着字句而痛楚地顫動，他不願再想下去；在這片刻，他甚至忘了那恐怖與痛苦，對於那個喝醉了的開車夫的憤恨，那車夫開一輛舊車橫衝直闖而傾覆，現在因殺人的罪名被關在監獄中。他甚至沒有看見那立在門口的他的妻的慘白、靜默的面容，他已經穿好衣服，預備去舉行瑪茲的葬儀，極力使他的語聲平靜地說：「準備好了，親愛的。談走了。」

友吾

(22)



烏魯夫號歷險記

羅·亞歷山大著
鐵夫譯

(七)

〔烏魯夫號為裝運，從德國奇厄爾軍港潛行駛出，漂流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上凡十五個月，它的冒險故事，是現代海軍奇聞之一。〕

烏魯夫號不開赴巴達維亞的第一個預兆，就是我們經過瓜哇和蘇門答刺的安全水域以後，一直向西航行。水手們由激烈的高興現在一變而為悲痛和恐懼。我們當時缺少煤，並且受困於新鮮食物而生的壞血病的威脅。在九月二十六日到了錫蘭島的兩方，又將那架水上飛機運到甲板上來，這時一切猜疑完全消失了。同時也將我們認為不再捨棄的最後的希望也一掃而光。

一天下午，我們正在紅海和哥倫坡間的航路上巡航的時候，忽然聽見烏魯夫號上的大砲響了一聲，接着船上的圍板立即全面放下。烏魯夫號本來並不是為安裝重砲而建造的；大砲一響，船就向後傾斜，船上一切可動的東西像螺釘，木片等，就像雨一般的落下來。船右邊的四個大砲全開火時，般又傾斜一下，同時船中的木板全震倒了。

接着烏魯夫號的砲又響起來，一彈打進船身，其餘的砲彈則掃蕩甲板，並將那個砲手打去。

同時飛機投下幾個炸彈在船首，這樣牠停了。救生船已經放下了，又有一砲打去，砲彈經過一個槍室並在避人圍着的船旁爆炸。這顆末後的砲彈是致命的。很像冷血殺人的兇犯而不應該讓那日本船長找那個最不利的时间拍發呼救的電報，末一砲就是向無線電室發的。

烏魯夫號的小船放下，上去了一隊兵士。不久就帶回來一大批可憐的新俘虜，收容在最近艦空而以前裝水雷的船中。他個中間有葡萄牙兵士，英國平民，英印軍人，中國人，印度人，美國人，日本人，歐印混血人，還有幾個婦人和小孩。平常在東方的客船習見的一些混雜人種。

隻船推開還是非之地。

事後參照新俘虜們和德國水手們的談話，加以我們自己所見的，毫無疑義的是肥立丸自己步步走錯，其中又含有受騙，懼怕和愚勇的成分。牠每小時能行十四哩，就不應該容一個陌生的船隻靠近牠。既然容許烏魯夫號接近之後，船長又答應了約要，同時却繼續前進，並且準備開砲。那個不聰明的水手在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尚打算開砲在船即停之後，這時又拍發呼救電報，不怪那爾基爾要下毒手了。他們是通盤失着。

以後那位日本船長引咎自恨，發揮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在烏魯夫號上竟然自殺了。

第二天早晨，兩隻船全停泊在麻爾代夫珊瑚島的沙岸。那爾基爾準備的地圖是何等的完全，居然敢在這個奇怪的海峽停留，處處都令人驚異，這時他大膽的經過連綿航線的珊瑚峽，就是小船若沒有當地警導駕駛員也不敢冒險航行。

肥立丸上滿載着許多戰時貨品：絲，鋼條，橡皮，茶，和幾千箱的罐頭蟹和龍蝦。若將這些貨物運到德國，一定值很可觀的價值。並且將這隻大船駛到奇厄爾海港，也是可以供人觀賞的俘獲品。所以烏魯夫號的機師門不將牠拆毀，反將牠修補一下繼續應用。

那爾基爾的計劃是將肥立丸要越過英國的封鎖線駛到德國，這實在是夢想。因為肥立丸比他自己的船用煤更多，同時自己的煤筒總不比他用哪！費了一個月的工夫在附近的航路向我裝煤豐富的船隻，好供給自己和肥立丸的燃料以備去德國；但一隻也找不到，於是他就放棄了這個計劃。

在當時，我們發現肥立丸又給我們一個新的恐怖。當牠同我們的船併航的時候，我們彼此之間交換襪衣等物；從這些衣服發現了疥瘡。

(未完)

為誰鐘鳴？

(五)

Ernest Hemingway 著
李漸 譯

現在他坐在溪邊，注視着清水在亂石中奔流。他看見小溪的對岸，有很密的一叢水芹菜。他涉水過去，摘了兩把，在水流中把泥根洗淨，然後坐在他的口袋旁邊，慢慢的咀嚼着清香的綠菜同清脆胡椒味的菜莖。他跪倒在溪邊，把插在腰間皮帶上的手鎗，往背後推了推，以防浸濕，他兩手分扶在兩塊巨石上，俯下身去，吸飲溪水。山水喝了下去是那們涼爽暢快。

他兩手用力，站了起來，回頭看見了老人山山脊上走了下來。還有一個人跟了他走來，也穿了農人的黑色外衣同深灰色的褲子，這種裝束差不多成了這一省普通人的制服，腳下穿了繩底鞋，背上背了一桿馬鎗。這個人是個光頭。這兩個人如山羊一般的跑下了山來。

「好嗎，朋友？」他微笑着對那一個背了馬鎗的人說。

「好嗎，」那一個說着，帶着些懷疑的神氣。賈敦目注着這個人的嚴重，于思的面孔。臉差不多成了圓形，頭也是圓形，緊緊的聯在肩上，兩眼很小，相距過遠，小小的耳朵，緊緊貼在頭上。他是一個身軀笨重的人，約有五呎十吋高，手脚却生的很大。他的鼻子曾經被打破過，他的嘴角上曾被割了一刀，山上徑直通下頰的創痕，從臉上生的鬚鬚，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老人微笑着對這個人點了點頭。
「他是此處的首腦人物，」他露着牙說。
隨着，扭轉了他的兩脛好像要使筋肉凸起，同

時看着這個背馬鎗的人，帶着半嘲笑的誇獎。
「他是一個非常之強壯的人。」

「我可以看得出来，」賈敦說着再度的微笑，他不喜歡這個人的外表，所以在他的心裏，絲毫沒有笑意。

「你有什麼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嗎？」背馬鎗的人問。
賈敦打開了釘在衣袋外邊的一個保險扣針，從他的外衣的左胸的衣袋裏取出了一張摺疊的文件，遞與了這個人。他打開了，懷疑的反覆的注視他。

賈敦會意了，他不識字。
「看這個銘記，」他說。

老年人指着銘記，背馬鎗的人仔細看，不住的在手裏倒來倒去。
「這是什麼銘記？」

「你以先沒有看見過嗎？」

「沒有。」

「這裏有兩個呢，」賈敦說，「一個是S，I，M，陸軍情報部。另一個是參謀本部。」

「對了，我看過這個銘記。但是這更確我獨尊，」這個人無禮的說。「你的口袋裏是什麼？」

「炸藥，」老人驕傲的說。「我們昨夜在黑暗中偷過了防線，以後用了整天的工夫，背了這些炸藥，爬過重山。」

「我會使用炸藥，」背馬鎗的人說。他把證明書交還了賈敦並且打量了他一番。「是的，我有使用炸藥的地方。你給我帶了多少來？」

「我一點炸藥也沒有給你帶來，」賈敦淡

淡的向他說。「這些炸藥是有用的用途的。你叫什麼名字？」

「他叫白波，」老年人說。背馬鎗的人惡狠狠的瞪了他們兩個人一眼。

「好的，我會聽聽到許多人說你的好話，」賈敦說。

「你聽見過關於我些什麼？」白波說。

「我聽說你是一個流動作戰的最好的領袖，你對於共和黨效忠，用行為表現你的忠誠，並且你是一個勇敢認真的人。總部諸位都託我向你致敬。」

「你從那裏聽來這些話？」白波說。賈敦向他說明，並沒有一點虛誇讚賞的意義。

「我從布楚哥到愛斯克魯都聽到這些話，」他說，把戰線那一方的各地方都包括在內。

「布楚哥同愛斯克魯。我一個熟人也沒有，」白波告訴他。

「現在在山的那一邊有許多人在以前都不是居住在那裏的。你家住在什麼地方？」

「阿威拉。你們用這些炸藥幹什麼？」

「炸毀橋樑。」

「什麼橋樑？」

「這是我的事。」

「如果是在這一片地區裏，就是我的事。你不能在往處的附近去炸毀橋樑。你必須住在一處，工作在另一處。我對於我的事務很清楚。在這種年頭，祇要是一個活人，經過一年，對於他的事情，都明白了。」

「這是我的事情，」賈敦說。「我們可以在一處討論一下。你能幫助我們背這兩個口袋嗎？」

「不行，」白波說時搖着頭。

老人突然轉身向着他，很快的帶怒用了賈敦聽不明白的語言跟他說話。好像讀「魁佛多」的著作。安錫談說的是古老的純西班牙語，就像下邊這一類的辭句。

(未完)

友吾

(23)



胃腸良藥

食母生

大眾補品

盛筵當前賓主交歡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其如胃腸薄弱何。坐觀他人興高彩烈。食指亦動。多食又不耐消化。不食未免掃主人之興。則亦惟有服食母生而已。

藥分片劑粉劑

食母生為時費高等營養素
雜他命等製成。經用紫外
線照射。常服之。消化容
易。胃腸調整。大便暢通
。血脈清潔。新陳代謝旺
盛。價格公道。補而不費
。調子不悞。直嘗試之。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華北辦事處：
中國銀行大樓對面

▲天津法界中街八二號

▲北京前內西皮市九號

▲青島東鎮歸化路十二號

▲濟南小緯二路三二號

訂閱：每月九角
半年五元四角

一元三角

（郵費在內，外埠購用郵票，郵票不敷。）